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S/PV.2745
8 April 1987
CHINESE

第二七四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4月8日星期三，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茨韦特科夫先生

(保加利亚)

成员国：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青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伯恩女士

委内瑞拉

帕冯一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0361/A

30 P

下午4点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1987年3月25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765)

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1987年3月31月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8769)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前几次关于这一项目的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邀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布尔基纳法索、加拿大、古巴、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牙买加、科威特、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多斯特先生（阿富汗）、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穆希乌丁先生（孟加拉国）、巴罗先生（巴巴多斯）、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贝尔吉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塔德斯先生（埃塞俄比亚）、比弗特先生（加蓬）、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茵萨那利先生（圭亚那）、戴斯古卜塔先生（印度）、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阿布拉桑先生（科威特）、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亚—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道尔金策伦先生（蒙古）、本努纳·卢里迪先生（摩洛哥）、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亚）、阿斯托加·加迪亚女士（尼加拉瓜）、加巴先生（尼日利亚）、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卡瓦里先生（卡

塔尔)、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维杰瓦德内先生(斯里兰卡)、阿卜杜恩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库阿西先生(多哥)、迈斯蒂里先生(突尼斯)、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裴春宁先生(越南)、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2740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會主席和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及其代表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2740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诸位成员，我收到了刚果、加纳和赞比亚代表1987年4月8日的来信，信中说：

“下列签名的安理会成员国有幸请求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式机关西查巴的主编弗朗西斯·梅利先生参加有关‘纳米比亚局势’的审议。”

这封信已作为安理会文件(S/18787)散发。如无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会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弗朗西斯·梅利发出邀请。

无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这场会议的第一位达言者是越南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裴春宁先生（越南）：主席先生，我首先愿对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 由你，一位杰出的保加利亚代表主持安全理事会关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纳米比亚局势的一系列会议，是合适的、令人鼓舞的。 因为贵国由于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和民族解放事业采取鲜明和坚定的立场而得到全世界尊重。 你娴熟的外交技巧和对正在审议中的问题具有的丰富经验，以及你个人对纳米比亚人民事业所作的承诺使我们深信，你将引导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取得预期的成功。

我还要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阿根廷德尔佩奇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以主席身份杰出地主持了上个月的安理会工作。

我这是今年第一次在安理会会议厅发言，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安全理事会新的非长任理事国当选出任其重要的职务表示祝贺，并祝愿这些非长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在1987年中取得累累硕果，在这一年中使安全理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安理会第二次再次开会处理一个紧迫问题，这就是纳米比亚独立问题。 虽然通过了无数次决议，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联合国取消南非对纳米比亚委任统治已有21年了。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也差不多有10年了。 如果该决议得以实施的话，该领土本来早就实现独立了。 然而，纳米比亚人民仍然每天都在遭受残酷的非人道待遇，这是对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 我们对纳米比亚目前的爆炸性局势极为关注，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事务书记古里拉布先生，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大使、现任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的津巴布韦穆登格大使、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加纳的格贝霍大使及其他人都在发言中阐述了这一局势的细节。

我们还对比勒陀利亚的骗人花招感到义愤。它在西方伙伴的纵容下正企图建立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虽然已被国际社会宣布为无效和非法，但仍被种族隔离政权用来在纳米比亚实行殖民主义。结果，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的实施进一步受到阻挠，更加野蛮的罪行仍然出现。

越南与我们非洲朋友们和全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要求不允许南非长期对该领土实行殖民统治。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不能因为跨国公司的贪婪和某些西方国家现实的表里不一的策略而永久地延搁下去。我们认为，失败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副产品——联系解决办法是荒谬的，必须予以拒绝。这只不过是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和反对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一个借口。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明晰的报告中宣布的那样，联系解决是“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唯一障碍”。(S/18767 第32段)。

许多论坛上都曾进行过辩论，以便找到迫使南非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措施。在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巴黎世界大会上，在争取纳米比尼独立维也纳国际会议上、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联大上以及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常会上，人们都一致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哈拉里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明确表示：

“过去20年中结累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迫使南非终止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最有效的和平手段。”(S/18392, 英文本第57页)

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人民在道义和政治上负有责任。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安理会拥有它必须行使的权力。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国家一再使用否决权阻止通过必要的措施，致使安理会不能履行职责。无论如何，不论找什么借口，反对制裁只不过是与种族隔离制度狼狈为奸。

安全理事会是所有人民争取公正、和平与安全的最后希望。然而，安理会的信誉取决于其成员对利害攸关的问题如何作出反应。饱受苦难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全世界数百万的其他男男女女正焦灼地等待着这次在这个会议厅的表决结果。纳米比亚人民是否将最后有机会获得它们多年来为之进行卓越斗争的独立？或者是否象往常一样将一事无成？现在对制裁投赞成票肯定将会提高联合国的信誉。

二十多年来，纳米比亚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英勇无畏的斗争，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这是被压迫和一无所有的人民为赢得在自己领土上成为主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相信是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我借此机会再次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英勇战士和全体纳米比亚人民表达越南人民的坚定不移的支持。我极为赞同我们来自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兄弟两天前在安理会发言中的观点：

“……我们准备继续战斗，不管代价如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不管实现不实现制裁，我们终究会很快、而不会是在很久以后取得最后胜利。安理会和西南非民组、纳米比亚人民以及世界其他人民一样，负有重责减少取得这一胜利所要付出的生命代价。”（S/PV. 2740，英文第47页）

主席：感谢越南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讲的友好之词。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桌旁就座并发言。

多斯特先生（阿富汗）：主席先生，首先对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的职务表示热烈祝贺和最良好祝愿。我们两国享有最良好的关系，我高兴地看到两国都全力支持英勇的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我相信，象你这样一位能干的外交家，将会机智和有效地指导本次辩论以及本月份安理会其他活动取得成功。我还要向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表示感谢和赞赏，他熟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安理会再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纳米比亚人民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生活于殖民枷锁之下。二十多年来，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他们象其南非兄弟一样，为实现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持续进行英勇斗争。自安理会终止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合法地担负起为该国筹备建国的责任以来，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而安理会通过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也已几乎过去十年。

然而很遗憾，纳米比亚仍未获得自由。她正遭受罪恶的奴役，其人民受着野蛮的剥削，其领土正日益军事化，并被用来作为侵略邻国的跳板。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明显实例。另外，在纳米比亚，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性质决定了奴役整个国家和践踏全体人民尊严的种族隔离的非人道本性。比勒陀利亚政权无视安理会和大会的所有决议，在温得和克扶植了一个傀儡——即所谓的临时政府，使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永久化。

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这种顽固态度必须从它不断得到的经济、军事、政治和精神上的支持寻找其原因，这些支持是由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以及象以色列复国主义那样的种族主义政权伙伴提供的，严重地违犯了联合国决议。提供这种援助不是因为南非和纳米比亚没有种族隔离政策，而正是因为有这一政策。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从残酷剥削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以及掠夺其自然资源中牟取如此大的红利，以致于他们在使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长期化方面有着既得利益。华盛顿政权所奉行的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及其已很明显的破坏性质，就有着勾结与合谋的味道。

美国政府正是为了粉饰这一勾结，华盛顿才和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一起把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同一个完全无关的枝节问题——即古巴国际主义者部队从安哥拉撤出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不合法的。整个国际社会，实际上安理会本身也都已经加以拒绝。而且秘书长的报告明确表明，作为先决条件的联系解决办

法，乃是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这方面，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愿赞扬联合国秘书长为执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所做的建设性努力。我们希望，这种努力将尤其是通过作为纳米比亚合法管理当局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而得以继续下去。这无疑将有利于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和真正独立的斗争。

安理会采取果断步骤，执行其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此其时也。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要求，因为它希望立即停止纳米比亚无辜生命的死亡。不结盟运动和非统组织已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国际社会这一要求。另外，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和对其人民的残酷剥削，以及对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的不断侵略，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如同南非人民一样，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为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中使人们毫不怀疑。他们会更早地达到他们的目标。安全理事会能够也应该促进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为实现上述目标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

事实上，包括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在执行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但是，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在此次辩论中通过一项适当决议使制裁措施具有普遍性。在这方面，我们同整个国际社会一道，希望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不要再滥用否决权，以促进根除非洲殖民主义的残余。

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正在为自由、独立与自决，为人权和尊严而进行斗争。安全理事会能够也应该在其职责范围内尽一切可能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这些愿望，我们每个人都从心里珍视这些愿望。

主席：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斯里兰卡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维杰瓦德内先生（斯里兰卡）：首先我要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我国代表感谢给我们机会参加安理会的辩论。我还向你表达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你的祝贺和问候。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我们相信，在你主持下和以你的外交才干，我们的讨论能够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还要赞赏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先生阁下，他干练地主持了上月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不是第一次审议纳米比亚的局势。因此，我无需赘述目前辩论的历史。只要提及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表达我们对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关注就够了。假如南非接受第435(1978)号决议，安理会在1985年6月19日通过的第566(1985)号决议中授权秘书长解决在联合国监督和管理下进行选民大会选举的选举制度问题。我们听说，南非不反对按比例代表制作为第435(1978)号决议设想的选举范围。但是没有取得进展，南非同联合国其它成员持不同意见，把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军作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先决条件。我们从安理会收到的秘书长报告中获悉，阻挠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唯一障碍是这种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

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这种轻蔑世界舆论的作法是无视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当企图。南非全然不顾联合国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事实，建立起所谓临时政府。我们感到放心的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决定接受联合国解决方案，并重申决定遵守要求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第435(1978)号决议。

南非支持的纳米比亚当局无视世界舆论和纳米比亚人民合法代表的愿望。由于其剥削纳米比亚资源的既得利益，南非拒绝承认其道义责任。纳米比亚人民被强加上一种殖民主义政权，该国人民被迅速地剥夺了他们再生财富资源，整个国家的资源不久将变得枯竭，但再过几年，就肯定会出现一种爆炸性的局势，使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变成一片燃烧着的废墟。种族隔离这一罪恶的病毒已经注入南非政体遭受残酷剥削的纳米比亚经济正在灾难爆发边缘上徘徊。安全理事会必须认真注意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行动及其在纳米比亚的行动。由于地理上相近的原因，前线国家不断面临该政权的罪恶入侵，该政权看不到，其所做所为不仅会导致其最终灭亡，而且会导致整个南部非洲受害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动乱。

虽然我们远离这一对人类犯罪的现场，但这就是我们对纳米比亚局势的看法。安全理事会还听到其它发言人要求采取迅速行动，使犯罪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清醒过来。该政权已被自己的壮大力量冲昏头脑，这种力量的价值体系的基础早在40年前就以巨大代价被消除。南非政权是全世界自由人民的血汗消灭的运动的最后残余。南非政权似乎没有认识到其行动的后果。

世界转向安理会来明确地处理蔑视人类尊严的最后祸害。让我们不要用武力来表示我们的关注和不满，而应采取《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措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性制裁措施无疑会损伤前线国家，但如果这能给南非和纳米比亚黑人带来自由与解放，他们一再表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国代表团敦促本机构就其面前的问题做出对长期受难的纳米比亚人民公正的决定。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他们的观点。

主席：我感谢斯里兰卡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布努纳·卢里迪先生（摩洛哥）：首先，我代表摩洛哥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你的才干和丰富的经验为安理会满意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提供了最好的保证。

我也感谢你的前任、阿根廷大使德尔佩奇博士，他干练和有效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会务。

摩洛哥王国在本次辩论发言时，首先要强调，我们完全无条件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在自己所有的领土上实现独立所进行的合法斗争。确实，我们和整个国际社会义不容辞，应尽一切力量根除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这一最后残余，结束纳米比亚人民长期经受的殖民统治。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纳米比亚人民面对着的种族隔离政权通过政府的制度将种族歧视制度化，从而破坏了最神圣的人权和最严重地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不到一个月之前，安理会曾再次审议种族隔离及其进行的一系列暴力和犯下的罪行。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曾回顾说，南非企图将其模式强加于纳米比亚，随后出现的是众所周知的种族法，随时对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加以攻击，进行各种骚扰和镇压。因此，毫不奇怪，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了所谓临时政府，正如其在南非本土建立班图斯坦一样，利用这些傀儡掩盖其殖民政策，为其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披上合法的外衣。除在纳米比亚根除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之外，没有其它真正的替代选择办法。不仅如此，必须通过在联合国主持和支持下的自由选择向纳米比亚人民转移权力来实现这一点。

二十多年前，大会永远地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南非丧失了其继续呆在纳米比亚的所有合法权利。国际社会的努力使得安理会得以在同所有有关各方磋商之后，通过了确保纳米比亚以和平手段获得独立的全面计划。

自1978年9月19日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联合国曾多次呼吁南非执行该计划和尊重国际法，同时也表示继续声援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

事实上，仅在去年，继7月7日至11日在维也纳召开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之后，在大会年会开始几天之前，联大又于9月就同一问题召开了特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本人也做出了不懈努力，以便加速彻底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借此机会对他作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秘书长在其1987年3月31日的最新报告(S/18767)中回顾说，他曾采取一系列步骤，以解决有关1978年计划的最后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即选择在选举中应采用的选举制度。关于这一问题，似乎已做出了安排。我们也必须赞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多年来为加速和平解决这一问题，保护当地人民的权利以及代表当地人民动员国际力量声援而做出的巨大努力。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遇到了南非的顽固态度及其对所有普遍的道义基本准则的蔑视。比勒陀利亚政权非但不参加导致和平谈判解决的进程，反而采取了极端措施，企图将纳米比亚问题同毫不相干的争端联系起来，或是利用该领土为基地，对邻国发动侵略，从而加剧了对非洲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不仅如此，应当再次指出，尽管联合国通过了有关决议，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也发出了保护当地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指令，对该领土内资源的掠夺依然在继续。

因此，如果要结束纳米比亚人民每天经受的不幸，安理会就必须诉诸一切可利用的和平手段，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

就国际行动而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使用坚定的语言，以保证纳米比亚所有领土获得独立，包括沃尔维斯湾和沿海各岛屿。倘若我们不想使联合国的信誉受损，那就不应让国际社会的决心浪费在流产的决议上。

摩洛哥王国重申积极声援前线国家。它们身受南非政权的侵略与颠覆之害，为捍卫自己的主权做出了巨大牺牲，同时也继续支持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

就我们而言，这种支持一直是一种神圣的义务，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信念，我

们决不背弃这一义务。 摩洛哥王国向纳米比亚解放斗争的烈士们致敬。 我们真诚希望国际社会的决心将有助于消除依然妨碍纳米比亚最终和不可避免地获得独立的最后障碍。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沙利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你个人的品质使我们相信，你将有效和明智地主持我们的工作。同样，我也必须向我们的同事，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表示赞赏，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殖民地问题，是联合国的传统问题之一，然而这是一个独特的问题，由于殖民主义除其它罪恶之外，其形式和做法是种族主义的这个事实，从而增加了其非法性和不人道的特点。 因此，纳米比亚问题是对当今人类良知的污辱。

自从大会于1966年通过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和把该领土置于联合国的直接责任之下的第2145（XXI）号决议以来，许多极为重要的事态发展已经出现，最重要的就是在1967年建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71年国际法院提出了咨询意见，其中要求会员国不承认南非在纳米比亚存在的合法性，这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第301（1971）号决议的赞同。 安全理事会随后的各项决议都重申纳米比亚人民有权获得独立，其中最重要的是第435（1978）号决议，它再次重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法律责任，它也包括通过停火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和随后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公平和自由选举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

尽管秘书长为贯彻该决议作出了持续的努力，南非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地拖后腿，首先是把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和一些与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无关的问题连系起来。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与另一方面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之间没有“联系”。

我们同意秘书长报告中的话：

“我不承认联系先决条件的合法性，也不接受它作为进一步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是另外的问题……”（S/18767.第32段）

因此，我们相信，南非政府每天都证实不愿意与联合国合作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不容进一步拖延，理由如下：首先，纳米比亚人民经受了太多的压迫和流离失所；第二，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联合国已经承担了对该领土的直接责任。这也涉及对承认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的《宪章》的承诺。第三，因为南非政权通过其对南非百分之七十四以上的人民的压迫、通过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通过其破坏邻国的企图、通过反复的侵略行径，证明了其种族主义和非人道的本质，因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不相信种族主义南非政府会进行合作。我们相信，它将进一步制造借口来永久维持其对该领土的占领和继续掠夺其财富，因为从种族主义的观点来看，为求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当我们在联合国里按照《宪章》工作时，体现在安理会及大会通过的无数决议中的国际社会的意愿必须反映到国际社会一些成员与南非保持的关系之中。这能够借助于采取《宪章》为这些情况规定的措施，特别是第七章的规定来实现。因此，我们呼吁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的制裁，以表明我们坚信国际社会已经用尽了所有其它措施。很显然，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继续利用国际意愿的漏洞来推行其政策。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堵住这些漏洞，直到种族主义政府听取理智的声音。

最后，我必须向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致敬。当我们支持他们的斗争并相信这个斗争是他们实现自由与独立最具决定性和根本的因素时，我们也必须向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致敬。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布尔基纳法索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布尔基纳法索代表团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一重要的辩论，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参加辩论的机会。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布尔基纳法索代表团最衷心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4月份的主席。我国代表深信，由于你的广泛经验和技巧，安理会的工作将取得成功。

我也要同样地祝贺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他出色地指导了上个月安理会对重要问题的讨论。

我不想再谈问题的背景，因为前面的发言者已经十分雄辩地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参加这场辩论是要再一次地表示布尔基纳法索革命政府强烈支持正在为自由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着一场正义、合法斗争的纳米比亚英勇的人民。布尔基纳法索向纳米比亚人民表示声援。

根据不结盟运动和非洲国家集团成员的努力，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开会讨论纳米比亚的局势。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在各种重要的会议上反复全面地讨论了纳米比亚的局势，每一次都要求安理会果断地采取行动，使联合国肩负起它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采取紧急措施，立即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

联合国决定终止南非的委任统治已经将近20年，可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却依然用它以种族隔离制度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政策继续统治纳米比亚，这是一场悲剧。许多纳米比亚人惨遭杀害、酷刑折磨、监锢，或被赶出家园，原因就是他们不肯接受卑劣的种族隔离行径，联合国已谴责种族隔离为违反人类良心和尊严的罪行。同样悲惨的是，比勒陀利亚依然没有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打算，这一决议是8年前通过的，当时被人民乐观地看成是代表希望的决议，能够最终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事实上，这项决议是由西方国家提出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决议今天依然有效，因为它含有着民主、和平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希望。决议设想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的主持和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选举。选举前，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南非将进行谈判，联合国过渡协助小组和负责过渡工作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将来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一直支持第435（1978）号决议，争取纳米比亚领土的完全独立，并依然愿意与秘书长和安理会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可是，南非继续坚持其顽固立场，傲慢地抗拒联合国。它采取了卑下、可耻的政治手段。南非采取这种傲慢的态度是因为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一再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这些国家负有严重的责任：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在不加更改，不谈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立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纳米比亚独立方案。

关于先决条件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联系的观点，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指出，这一条件已成为立即执行纳米比亚独立方案的唯一障碍。事实上，南非已经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了起来。我国代表团认为，撤军的要求是一个可疑的阴谋，目的在于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完成它凶恶的野心。

布尔基纳法索革命政府一贯全力争取铲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民主社会。

布尔基纳法索总统托马斯·桑卡拉同志反复重申布尔基纳法索无条件地支持西南非民组，相信纳米比亚独立一定实现。这里，我想一提的是：布尔基纳法索革命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1986年8月6日部长理事会决定并设立了一个基金。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虽然这只是一个微薄的贡献，但它反映了我国人民渴望非洲大陆各国人民享有和平的愿望。这一目标首先要求消除一切形式的牺牲非洲利益的外国统治、剥削与奴役。

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为争取纳米比亚问题公正解决而进行的崇高努力。S/18767号文件中秘书长1987年3月31日的重要报告全面、清晰地阐述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最后我要指出，现在是国际社会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了。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联合国决议得到执行，促进纳米比亚独立，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进而消除对南部非洲自由、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主席：我感谢布尔基纳法索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格贝霍先生（加纳）：1987年4月6日，我以非洲集团本月份主席的身份要求在这场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中发言。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今天要代表加纳代表团讲几句。

我国代表团决定现在发言是要澄清主要是南非代表在辩论中提出的几个问题。他在4月6日的发言不仅进行公然的污蔑，而且充满了对纳米比亚实质性问题的歪曲。因此，我要澄清事实真相。

安理会成员记得，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在他发言的开始部分说，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中无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拒不谈论阻挠这一长期争端获得解决的真实问题，似乎已经成了惯例。

正如辩论进行到现在所表明的那样，他的发言完全不符合真实的情况。让我给他以及他的比勒陀利亚政府解释一下，《宪章》的精神和文字都是重申：

“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种族隔离制度却否认所有这一切。《宪章》的精神与文字意味着，

“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

南非在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其它地方的行动破坏了这些原则，安理会一再指出这一点。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宣称，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障碍是古巴不愿承诺从安哥拉撤军。由于在本次辩论结束之前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者还有可能再重复这种论调，让我在这里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是企图让人们承认这种“联系”是最后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先决条件。

安理会已经审议过这个问题，并且作出裁决，认为古巴军队驻在主权国家安哥拉同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没有什么关系。现在重提这个问题，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倒行逆施，应当加以避免。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现在所有公认的未决条件都已经解决了，安理会必须立即着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计划。正是由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拖延这一进程罪恶的冷酷行径，才迫使非洲国家集团和许多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在这时候要求安理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确实令人惊讶的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竟然指控说苏联制造的军备和武器装置继续输入安哥拉，不能促进纳米比亚的独立。他甚至还暗指一旦安理会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古巴在安哥拉的军队也危及这块领土上的自由选举。如果说有人把武器和军队输入安哥拉的话，那正是他的国家南非。就在我们发言的此时此刻，数以千计的南非军队违反国际法所有准则，永久驻扎在安哥拉南部。南非的军用飞机停降在安哥拉的跑道上，准备在安哥拉政府军打击叛徒萨文比力量

的时候起飞出击。正是南非政府向安哥拉输入武器，让其军队用来对付安哥拉政府，同时也供给萨文比为首的叛军匪徒使用。

此外，必须清楚地指出，古巴军队从未威胁纳米比亚人。安理会从未收到或审议过对古巴或安哥拉政府的指控。实际上，安哥拉人民和古巴人民都公开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人民组织表示同情，不可能想象对他们造成威胁。相反，正是那些侵略主权国家和反对合法政府的人有可能对自由和公正选举造成威胁。正是那些向匪徒提供武器和军火，包括螫式导弹的人威胁着该区域的和平。

制裁作为有效打破目前僵局的途径再次引起了质疑。我知道，还是那些人仍然会不厌其烦地重弹这一论调，因为他们自己就不愿意采取施加压力的战术。然而，我们要公开和果敢地对这少数几个国家说明，我们不同意它们的观点，也不同意它们的态度。如果它们有诚意让南非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提供便利条件的話，那么我们就建议它们允许安理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哪怕是在一段特定的合理的时间内试一下也行，如果制裁行不通的话，再以正式加以废除。反对制裁和无所作为是不道德的，因为那就等于赞成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我们诚心诚意提出这项建议，我们希望对方以同样的诚意作出回答。

我们现在要求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因为我们也同样认为，一旦所有国家对所有物品都实行制裁，制裁将是极其有效力的。因此，我们现在应当谨慎小心，不要造成某种条件让寡廉鲜耻的政府和公司在其它人由于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而中断贸易的领域中趁虚而入。我们希望避免这样的情况：某些国家以牺牲别人为代价去讨好南非。制裁应当成为国际社会对付联合国的一个顽固和危险的会员国的手段，这是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确定了的。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在发言结束的时候威胁说，如果打破僵局的所有努力都告失败，他的政府将考虑通过其它方面和其他方式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这一论调实际上比表面看来更为严重，我敦促安理会成员认真加以注意。我们都知道，在温得和克已经设立了一个被安理会宣布为完全无效的非法政府。南

非现在暗示，如果安理会在这一方面不能接受其少数立场——这一臭名昭著的联系理论是一种少数观点——那么南非将进一步采取进一步的非法行动，宣布在这块领土上设立一个政府，并且给予纳米比亚单方面的独立。可以想象，南非将会以武力来维护这种非法行为。这是对这块领土和整个区域和平的不折不扣的威胁。

我敦促安理会成员重新读一下比勒陀利亚政权代表的发言中的那一段话。

在面临这种威胁——白纸黑字表明的威胁——的情况下，难道安理会要等造成事实之后才考虑采取行动吗？果真如此，我们就必须付出高昂代价，造成悲剧。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现在就应当先发制人，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这个顽固不化的政权实行制裁，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国代表团在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中所听到的所有发言，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宽慰放心。没有人支持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推行罪恶政策和继续在南非、甚至在该领土内坚持种族隔离政策。实际上，南非的拖延手腕已遭到强烈谴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希望我们能着手做必须做的事情，踏上那条也许是使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道路。安理会应该投票赞成它面前的决议草案，以表示它伸张正义，反对征服。任何阻挠安理会采取这一行动的投票都将是对纳米比亚人、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进步力量不友好的举动。

主席：我感谢加纳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加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比福先生（加蓬）：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主席。我祝贺你的前任在三月份有效地履行了他的职责。我祝愿你在任期中取得圆满成功。你的任期一开始就是审议一个不幸长期受到审议、现在又继续受到审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种思想、态度、观点和行动是如此之繁多并发生冲突，以致于我不知从何谈起，也不知如何结束。

在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上，差别最大和最为矛盾的观点已经被提了出来。 有一篇发言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其中载有一些启发性的观点和预言，因为一个知道自己拥有摧毁性军事力量的国家的发言人除了进行威胁外，还俨然使用耶苏基督和护国公的语言。 许多其他发言者已经解剖了那篇发言，揭露了其中那种不择手段欺骗行径，所以我不再多说了。

技术上最为发达的国家现在已经发明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致命武器。 但还有比这些武器更为令人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判决，就是各国和各国人民不可磨灭和永不消失的记忆。 人民和各国将永远记得那些在关键时刻—— 比如现在在安理会里—— 必须对其他人的命运做出决定的人。

希特勒一味寻求主宰世界，而且几乎成功。 他几乎实现了奴役各国和各国人民，甚至更加罪恶地以阴险狡猾的手段灭绝各国和各国人民。

南非也一直在顽固地试图主宰—— 至少时暂时主宰非洲的一部分，即纳米比亚。 它成功了。 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征服和奴役雄辩和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南非政府不择手段的狡猾计划和目标。

历史埋葬了希特勒。 历史也将埋葬目前的南非政府。 历史将一如既往地追踪希特勒的打手和勾结者。 对于那些公开或秘密、蓄意或下意识地支持和继续支持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寻求“合理”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人，历史早晚也将毫不宽容地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

任何形式的怂恿、共犯、态度暧昧，不管是模仿或是东施效颦，都反映了提倡或希望长期维持现状。

现在是做出合理选择的时候了。攀亲结友的时代永远地结束了。继续拖延是再也不可能了。精神的道德力量终将会战胜物质的道德力量。纳米比亚人民不是在索取礼物，而是在要求他们应得到的一切：自由、真正的独立、受一个自己选择的而不是一个由占领者和入侵者强加政府统治。这一强加政府继续抱住权力不放，因为它知道由于它依靠几十年来其他人的犹豫不决使它逐步获得的军事力量它才得以维持政权，才随时都可以恐吓人民，制造大规模死亡，甚至可以不顾珍惜和平与人道主义的大国建立无声的统治。

四万二千名古巴士兵撤出安哥拉已被用作一个强硬的先决条件。有人顽固地声称，一旦纳米比亚重新获得独立，这些部队将会——或“可能”会——入侵纳米比亚。他们说，“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在南非占领部队离开纳米比亚领土之前，古巴部队应该撤出安哥拉，这是明智和可行的。

这种论调纯属荒唐。它是为掩盖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真正动机而制造出来的借口。

正如比勒陀利亚政府知道但不敢承认的那样，古巴军队撤走，正是比勒陀利亚所期望的，这样它就可以放手追求其扩张主义野心。一旦纳米比亚屈服之后，安哥拉将是合适的猎物。如果素以勇敢著称的42,000古巴士兵不在那里的话，入侵安哥拉就方便得多了。种族主义南非的打击力量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作战，世界醒来后看到的是一个既成事实。

我们暂且不谈世界上不只一个财政大国被纳米比亚丰富的矿藏激起了疯狂的欲望。军火商对许多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经济维持和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最近的研究报告表明，如果某个国家（我不想在此点名）停止武器生产，或甚至减少每年的武器产量，这将会导致该国的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并令人不安地增加失业人数。因此，对这个国家来说，继续生产武器是一种绝对的经济需要。如果其他国家和政府也同样受到这种制约的话，不用说，所有这些国家随后将不得不清除他们过去制造的武器，为了找到购买者，他们必然要维持或在全世界制造纠纷地区或各种各样的叛乱。

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为选择某些亲近势力进行辩解，我们听到什么共产主义在非洲传播的议论。人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不只一个非洲国家转向共产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阵营中不只一个国家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那个国家？人们痛心地看着，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争夺和斗争中，无辜的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受害者是纳米比亚。当长期维持原先团结的国家之间的分裂状态对他们有利时，资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有时知道如何相处。如果他们现在愿意的话，他们也能够达成协议，这样，一致赞成的表决能够最终了结至关重要的纳米比亚独立问题。

主席：我感谢加蓬代表对我的祝贺。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塔迪塞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最衷心地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兄弟的保加利亚国家致力于非殖化事业，你的外交技巧和你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坚定立场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安理会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审议工作得到有效的引导。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愿向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致以当之无愧的敬意，他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中精于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纳米比亚问题在安理会会议厅受到审议已经有20多年了。通过了无数的决议，制定了善意的战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非洲集团成员国，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表达了纳米比亚尽早实现盼望已久的独立的深切希望和愿望。人们对那些对南非有一定影响的国家发出无数的呼吁，尽管某些国家显然与种族主义政权有联系。

当经由五个西方国家倡议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时，我们曾抱有一丝希望，以为最可以接受的纳米比亚独立方案最后终于可以达成协议了。不幸的是，随后发生许多事件，其特点是，南非采取口是心非，欺骗和拖延的作法，另一方面，某些传统上与种族隔离政权勾结的国家却犹豫不决，勉勉强强，无所作为。当讨论到对不幸的这些国家看作是西方文明可靠的前哨基地的政权采取具体行动的问题时，这些本来可以在对南非施加必要压力中起作用的国家却不见踪影了。人们可以一下子从种族隔离制度的全面特征看出，比勒陀利亚政权没有丝毫西方文明的东西。然而，几乎是在该政权的指令下，某些西方国家提出了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毫无道理的借口，包括联系解决办法。因此，纳米比亚的历史似乎不仅是一个背弃委托的历史，而且是一个将误置委托的历史。

正如我们国际社会成员从我们与南非经常十分令人沮丧和惨痛的经历中认识到的那样，对该实体不能也不应该有半点信任。南非无视国际社会意志，蔑视安理会决议，镇压纳米比亚人民，以及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一切充分暴露了它的真面目。

迄今为止，南非不仅拒绝所有关于和平而迅速地实现该领土独立的建议和计划，而且还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最近的一个是所谓的“过渡性政府”，来巩固对该领土的控制。

另外，纳米比亚青年在其最宝贵的年华时，就被强行征入南非的占领军部队，纳米比亚的村庄被占领部队摧毁，当地劳动人民遭受巨大的痛苦，该领土上的自然资源受到一种丝毫不为其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后代考虑的掠夺。南非还变本加利，对邻国实行了其万恶的颠覆阴谋。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每个纳米比亚人、实际上对每个非洲人尊严的侮辱。然而由于某些西方国家迟迟不加入可以使南非屈服的唯一可行的国际协同行动，安理会未能对无法无天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

那些迄今投有利于南非的反对票的国家认为，强制性制裁会过于全面和不分青红皂白。他们经常声称，这种制裁很可能要破坏前线国家的经济和损害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看不出这种同伙式的论点中有什么可取之处，那些前线国家的代表反而在安理会中表示，如果采取这种措施有利于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南非从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中彻底解放出来，他们则愿承受由此引起的任何牺牲。

尽管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不愿责备或指出这一失去正义的历史性问题的祸首，但纳米比亚问题中的事实却极为醒目，以至于我们在该问题持续二十年后有必要加以澄清。虽然我们注意到那些对南非采取了一套有限的制裁措施的西方国家中的积极趋势，但我们仍将对安理会一些成员不情愿与我们一道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的作法，表示遗憾。这种制裁是由于南非的顽固立场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我们要求那些把种族隔离看成是对人类犯罪的人在我国的集体努力中进行基本的合作，以向南非施加压力，迫使其遵守安理会一切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和决定。我们过去曾指出，那些对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尊重人权问题表示过关注的人，在道义上有义务配合国际努力，以彻底结束种族隔离制度。难道我们还要提醒那些国家注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整个非洲大陆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要比与被唾弃为历史垃圾的种族隔离制度串通一气要明智的多？难道我们还要告诉这些为自己完美无缺的文明而感到自豪的国家，种族隔离制度是不文明的？我们难道还要向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重申，他们向南非提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正被用来残害和屠杀纳米比亚的儿童？我们难道要提请这些国家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由于得到这些国家在先进的核技术领域中的合作，南非正在威胁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必要措施。我们认为，必须做出历史性决定，以避免纳米比亚血流成河。我们还希望，安理会那些对实行强制性制裁的西方国家成员，将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让联合国得以推动南部非洲和平与独立的事业。在此历史关头，我们真诚希望，这些国家不会再次成为我们共同走向未来的绊脚石。

因此，我愿在结束发言时，表示完全支持安理会成员们的这项决议草案，重申埃塞俄比亚坚决声援和完全拥护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正义斗争。

主席：我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及我国说的友好之词。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桌旁就座并发言。

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愿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之职。你的才智、修养和对本组织程序和传统的渊博知识，以及我们两国间的紧密关系，使我完全相信安理会的审议将取得成功。

我还愿真诚赞赏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先生，他在上月干练、认真和娴熟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他在安理会上对就问题进行的会议和磋商的领导，明显是公正和得力的。他应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

自安理会上次审议该问题以来纳米比亚领土上局势的恶化，致使今天需要安理会采取反映联合国成员对纳米比亚问题深切关注的紧急和严肃的行动。阅读秘书长的报告（S/18767）可明显看出，他与所有有关各方和利益集团进行了紧张和全面的协商，以便为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规定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铺平道路。秘书长在报告中总结到，尽管已为执行该计划创造了必要条件，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尽早解决该问题道路上的一个障碍。1985年以来，已作出一切安排，但纳米比亚仍未独立。

为早日使该领土获得独立做出必要安排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的确令人失望。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重申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因为它是该领土实现彻底独立的唯一途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一开始就表明愿意同安理会和秘书长进行合作。但南非继续坚持联系解决办法。此外，南非还蔑视安理会各项决议，并继续通过帮助所谓临时政府加强其脆弱的地位，使该领土上的非法现象进一步恶化；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纳米比亚人民继续生活在压迫、酷刑和政治霸权条件下的时候。许多组织机构都讨论过这一问题，其中包括非洲首脑会议、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科威特举行的伊斯兰首脑会议、在维也纳举行的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第十四届特别联大以及第四十一届联大。所有这些机构都谴责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全世界一致认为，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唯一和平基础是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前面发言的代表详细阐述了问题的背景和已采取的措施。秘书长的各项报告十分清楚地指出，南非在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时支吾搪塞；最近的第566(1985)号决议特别规定，南非选举制度是奠定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基础的唯一正确条件。如果不作此选择，安理会就不得不开会考虑执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

是什么在鼓励着南非继续向国际社会挑战？是某些西方国家的政治支持与援助，特别是鼓励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国际社会、坚持种族隔离、占领纳米比亚和对非洲邻国侵略政策的“建设性接触”政策。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和特拉维夫政权间的密切支持与合作是众人皆知的。我们都从新闻媒介报道中读到或听说特拉维夫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大量武器和支援。这些报道是在起草给美国国会的有关南非同其它国家间关系的报告期间发表的。例如，1987年3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指出，据以色列报道，以色列出售给南非的武器价值在六亿至八亿美元之间，1987年3月28日的《华尔街日报》提到，目前以色列和南非间的武器合同估计是在每年二亿至五亿美元之间。另外还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以及其它领域的合作，因为两个政权都推行镇压当地人民和使用一切手段剥夺他们合法权利的种族主义政策。

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两个问题是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问题。 纳米比亚仍然是安全理事会应该在道义和政治上承担的责任。 安理会应首先采取果断措施确保纳米比亚人民立即获得独立。 安理会今天可以选择的唯一可行途径是根据《宪章》第七章执行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措施，迫使南非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和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占领，使其立即独立。 继续占领就意味着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财富和自然资源；目前，南非正伙同一些联合国会员国一道进行此种掠夺。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86年6月9日的报告，特别是第18段透切地表明这一点。

最后，我们表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充分声援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我们敦请安全理事会行使其权力，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具有约束力的全面制裁措施，直至迫使它打开纳米比亚的独立的道路。

胜利永远属于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人民。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蒙古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道尔金策伦先生（蒙古）：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给我机会就本议程项目发言。

蒙古代表团还十分高兴地看到你兄弟的保加利亚代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 保加利亚同蒙古有着兄弟般的密切关系。 我们相信，安理会在你干练、明智和富有经验的主持下定能成功地履行其本月份的职责。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阿根廷的大使致敬，他杰出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安理会再次讨论一个刻不容缓地、有待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纳米比亚是当地人民遭受殖民主义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最后一块主要殖民领土。

尽管联合国作出众多决定，世界公众舆论一再谴责和提出要求，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仅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而且还将已被本组织谴责为侵犯人类罪行的种族隔离这一非人道制度移植到纳米比亚。

最近来自纳米比亚的消息表明，当地的镇压、对完全无辜的人们的恐怖手段和屠杀依然在继续和加剧。长期以来，人数达十万的南非种族主义军队一直在犯下暴行。这是对国际公众舆论和联合国的严重挑战。不仅如此，南非种族主义者已将纳米比亚变成了向安哥拉、博茨瓦纳和其他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发动进攻的基地。下列事实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十年来，比勒陀利亚一直在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并占领了安哥拉的部分领土。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比勒陀利亚在南非采取的罪恶行动对该地区内外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蒙古人民共和国再次表示完全声援和支持安哥拉和其它前线国家为捍卫自己的自由、独立与主权、反对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所进行的斗争。

众所周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至今为止之所以能坚持推行其罪恶政策，傲慢地蔑视国际社会，完全是由于获得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全面支持与援助。西方这样公开支持比勒陀利亚的最新例证就是三个西方国家上个月在安理会投票反对关于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某些部分制裁的决议草案。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坚决要求西方国家停止支持比勒陀利亚，放弃在有关南部非洲问题上推行的破坏性政策。

我国代表团也谴责南非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对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进行的无情开采与掠夺。

前几位发言者曾强调指出，近年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及其支持者采用新的计谋和手法，拖延从纳米比亚撤出。当然，这些手法也包括所谓将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与毫不相干的问题，例如古巴国际主义部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起来的作法。

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其他许多国家一道，完全反对和强烈谴责这种人为的所谓联系试图延长种族主义者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同时又在安哥拉面对着比勒陀利亚日益增加的侵略时削弱其防务能力的作法。

现在应当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果断步骤，从而迫使其从纳米比亚撤出，根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根据《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将是有效的措施。

在这方面，蒙古代表团同其它许多代表团一样，希望安理会将立即对比勒陀利亚实施这些制裁。

我国代表团也支持前面的发言者提出的要求，即安理会中对这些制裁持反对态度的成员国将改变立场，不要妨碍安理会通过针对南非的有效措施。

同样，我们完全支持不结盟运动第八次国家与政府首脑会议发表的政治宣言所包括的结论，即那些拒绝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全面经济制裁的人已成为该政权活动的同谋。我指的是文件A/41/697。

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根据自己的原则立场，一贯真诚地声援所有为社会与民族解放进行斗争的人民。我国一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

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巴特蒙赫先生代表中央委员会在我党第29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为争取解放，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枷锁而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

我愿借此机会在此热烈声援和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从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所进行的斗争。

主席：我谢谢蒙古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鉴于时间已晚，我建议现在休会。在征得安理会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安理会为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时间是明天，星期四，1987年4月9日，上午10点。

下午6点10分散会。